

七天
著

COMMUTATION

减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减刑



七天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减刑 / 七天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399-4255-1

I. ①减… II. ①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9939 号

书 名 减刑

著 者 七 天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80 千

印 张 21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255-1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十年铁窗泪 1

戴斌想抬手触摸窗户，可是手被铐在后面，于是他把自己的脸贴在窗户上，薛小云用手隔着玻璃触摸着，两个人的眼里是说不出的哀怨。就在这时，戴斌背上传来剧烈的疼痛，他被一枪托砸晕过去，倒在座位上。

第二章 新犯人被老管教调教 30

老黄戴上老花眼镜，仔仔细细地审看着即将分到老残分监区每个犯人的资料，后天就有几个从入监队“毕业”的要分到老残分监区的犯人，最打眼的在老黄看来就是这个叫戴斌的犯人，原来当过清水市市长的，应该是有能量的。听队长和指导员说，人还没进监狱，招呼就打过了，铁定进咱老残分监区，要指派个轻巧活。

第三章 为了减刑，神马都行 56

王一鸣把这个消息转达了给戴斌等四个犯人，四个犯人心里也十分高兴，出来卖了脸皮，不就是图这个嘛。见有了收获，四个人一齐表示，在王处长的领导下，认真完成全省的反腐宣教，把反面典型演活，演到位，按领导需要的方向去演。

第四章 非典时期的 QQ 93

另一个女人调笑着说：“那是你，把你和你老公隔离在家里，你当然舍不得出来，肯定把你老公缠成人干。人家林区长没老公，在家里当然急了，总不成吃自己吧，那精力只好撒在工作上了，把我们都连带上了。”

第五章 减刑后的利益纷争

141

肖院长有些尴尬地笑着说：“是不成了，说你上次减刑时间到现在间隔太短，不符合规定。”戴斌有些失望的“噢”了一声，低头一想，这肯定是公示后有犯人提意见造成的，于是他想求证一下。

第六章 拉来经费换减刑

174

“我们监狱，最近有个项目要上，缺资金，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嗯，监狱这边也不会亏待你，只要事情能办成，减刑一年，这个包在我身上。”监狱长也不绕弯子，他知道面前这个犯人是当过厅长、市长的人。

第七章 半老徐娘的视频激情

194

但她攀上那迷乱的顶端又从顶端盘旋而下，理智在这个时候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她关掉了视频，惊恐地看着电脑屏幕，把睡衣裹得紧紧的，就像害怕对方的目光会穿透电脑一样。她又扭头看看自己家的窗户和门，害怕没有关严，就好似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孩。

第八章 凭什么拿老子开刀

216

其实戴斌被弄出老残分监区的时候是非常的郁闷，他想老子帮你们东湖监狱从财政弄来那么多钱，把自己脸面都搭进去了，这不是为冯监狱长个人弄来的钱，钱是入你们监狱的账的，你这个新来的李监狱长还在用这个钱，凭什么拿老子开刀！

第九章 老管教之死

249

旋即，漫天都是久违的阳光洒在每个人的身上，洒在死去的黄延安的

制服上。黄延安的老婆坐在地上，将丈夫的头放在膝盖上，用毛巾仔细地
为丈夫擦拭脸上、头发上的水，把身上的泥水一丝不苟的擦拭干净。

第十章 卫生间里痛打狱霸

272

就这件事而言，如果分监区自己就定了从轻处理戴斌的意见，李光也不会过问的，他倒不想去和这个戴斌有什么瓜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谁知道他后面有哪些人帮他出头，得罪了总不好。可偏偏有人要故作聪明，要来汇报，这不是把自己顶到墙角了吗？

第十一章 申诉案后的微妙

292

当初主持查处清水市腐败大案的省纪委书记冷冰现在还在 A 省，任省
委副书记，如果对过去翻案，那恐怕有些不妥，谁也不愿意无端端地为了
一个过去的案件，一位落马的官员搭上自己未来的仕途，所以，这件事情
就这么僵住了。

第十二章 尾声

314

林燕妮一边想着一边有些走神，这死东西关了这么久，要是见了面就
要那个，那自己该怎么办？不给，他要是硬来怎么办呢。想着，脸就红了。
可怜的林燕妮，她哪里想到，这个时候薛小云已经进了东湖监狱的大门。

第一章 十年铁窗泪

1

二〇〇二年九月八日，M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认为，被告人戴斌在担任清水市市长一职期间，收受清水市有成集团董事长李有成贿金八十万元，为有成集团谋取利益，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根据被告人戴斌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戴斌受贿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原清水市市长戴斌站在被告席上神游物外的听着法官的宣判，只有一个感觉，漫长的诉讼程序终于结束了，有一种莫名轻松的感觉。其实在法官的宣判之前，他已经知道自己是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这个结果了。

因清水市有成集团引发的腐败案，他是最后一个被判决的，原因是对戴斌量刑的争议很大，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第一个是戴斌在案发前即向李有成表示要退还八十万元，而且将李有成馈赠的八十万元捐给了省慈善总会，应当不构成受贿罪；二是戴斌没有给李有成谋取实际的利益，在降低有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土地转让金一事上是为了推进清水钢铁厂的改制。这是经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后决定的，而不是戴斌个人所为。

但由于清水市腐败案的影响比较大，检方一直秉着严格执法的要求提出了公诉意见，原清水市市委副书记刘子寒已经因受贿罪判处死缓，所以在戴斌定罪量刑的问题上一直不让步，认为戴斌虽然将八十万元捐给了慈善总会，

但是是在其知晓李有成即将落网的情况下捐赠的，而且在此期间，通过银行记录查询，戴斌曾经使用过八十万元贿款的一部分，应当视为受贿成立。至于土地出让金的减免，戴斌作为一市之长，市长办公会议是由他主导，而且其答应李有成在调离公安局长钟鸣的问题上出力，应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因此，表面上因为控辩双方的争议，私下里，因为戴斌昔日同僚的过问，法院对戴斌的判决是一拖再拖。

最后，就是达成了这样一个平衡，法院既采纳了检察院关于受贿罪的定性，但又按照受贿罪量刑的最低标准对戴斌判决。

控辩双方交锋的过程，戴斌是一清二楚，有很多人在后面出了力，他也是知道的。从他说来，是十分希望能够判决为无罪，但是最终有人向他通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省里主要领导最终有了定论，不判不服众。所以这个结果也就是目前能努力的最好结果，那些还在位子上的官场朋友也婉转地向他表态：等判决之后，到监狱那边仍然会替他想办法的。这是非常明显的意思，在法院这边是毫无办法可想了，即使上诉到省高院，也没有希望。

戴斌转身看看旁听席上的人，那些个官场上昔日的同僚受身份的限制自然不会到场，自己的前妻和儿子也没有来，事先前妻林燕妮已经征求过他意见了，不愿带儿子来父亲被宣判的场面。自己两个哥哥也没有来，估计是怕丢人，只有一直疼爱自己的姐姐到场了，在那里独自抹着泪水。还有一个特殊的人，就是自己那个小情人小云，薛小云。

在纪委调查期间，替他去省慈善总会匿名捐款的薛小云毫无悬念的被暴露出来。正如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或多或少有情妇一样，纪委在戴斌身上再次证明了这个规律。因此，在省纪委工作的妻子林燕妮向戴斌提出了离婚的请求，戴斌接到离婚协议后也就签了字，两人的夫妻关系从此走到了尽头。戴斌并不惋惜这次婚姻，他其实知道自己与林燕妮的感情早就陌路了，只不过一是因为孩子的原因，二是因为双方都在官场之上，离婚影响不好，所以一直维持着表面上的婚姻状态。这次自己身陷牢狱，而且情人的事情暴露后，林燕妮已经是毫无理由再去维持这一名存实亡的婚姻了。所以，他不埋怨林燕妮这个时候提出离婚，再说，这次请的律师也好，包括林燕妮也通过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找了很多，从任何方面来说，他也只有感激之心和歉疚之心。

看上去，旁听席上的薛小云瘦了，对戴斌而言，薛小云能来这里看他，他也满意了，毕竟自己和她也只是露水姻缘而已，自己今年已经四十三岁，而她却只有二十四岁，相差近二十岁，自己能要求她什么呢？

薛小云看着被告席上的男人，听着法官的宣判，十年，他还有多少个十年啊，不禁泪水就流了下来。曾经，这个男人令她仰视，他市长的身份，他细腻的心思，他火热的激情，都让她宁愿以如花的年纪甘心做他的秘密情人。

而如今她却有心疼这个男人的感觉，十年之后，他还能有什么？

扫视一番旁听席后，戴斌转身过来，大声地对着庄严的法官说：“我服从判决，不上诉。”

这时，旁听席上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大哭声，戴斌一听，难过的低下头，他不用看，一定是自己的姐姐。但是后来发生的插曲，他不得不回头看了。

“臭婊子，你这个小骚货，你害了我家戴斌……”戴斌闻声转回头看过去，正看见自己姐姐扑向薛小云，拉扯着薛小云的头发，旁边的工作人员赶紧上前去劝解，旁听席上乱作一团。

戴斌的姐姐很快被法警拉出了法庭，薛小云委屈的哭着，理着自己被拉扯凌乱的头发，戴斌看着她的样子不禁有些个酸楚，叹了口气，自作孽，干卿何事！此时，薛小云抬起头看着戴斌，两个人的视线碰在一起，戴斌朝她安慰地点点头。

法院对戴斌的判决是什么一个结果，林燕妮是早就知道了，虽然和戴斌已经协议离婚，但是她并不想自己孩子的父亲成为一个犯罪分子，这对儿子戴晓天的未来有或多或少的不利影响。因此，她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包括回家逼着老父亲找以前的战友和尚在权力岗位的下级出面斡旋。虽然她在家人和朋友面前一再表明是为了儿子，但是女人毕竟是女人，她心里知道，自己对这个男人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的，毕竟曾经恩爱过，如今不拉他一把，心里还是不忍的。

但是清水市这一次的腐败大案确实是惊动了上层，牵涉到数位副市级高官，还有一批处级干部，在整个省都造成了恶劣影响，因此即使是林燕妮或者是戴斌那些个官场上的朋友如何出力，都改变不了戴斌被定罪的事实，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得到一个较轻的判决。

在为戴斌奔走的过程中，有一个环节是令林燕妮十分气愤的，那就是从纪委专案组得到的消息，戴斌在八十万贿金中曾经使用过五万元寄给了薛小云的家里，也正因为这个情节被检察院抓住了不放，作为认定戴斌使用了贿金的证据。自己的丈夫为别的女人花钱而锒铛入狱，林燕妮的气是不打一处来，即使人家贫，贪来的钱还是留给自己家里花，他倒好，贪了那点钱，给别的女人花。这一事实让林燕妮的脸面荡然无存，尤其是在她生活的这个圈子，工作的这个单位，所以她在专案组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写下了离婚协议书。

高考已经结束的儿子表态自己愿意和妈妈一起过，给了林燕妮心理上极大的支持，所以在戴斌从纪委移交检察院之后，林燕妮就毫不犹豫的托人将离婚协议书带进 M 市看守所戴斌那里。可是当她以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在看守所之外拿到戴斌已签字的离婚协议时，眼泪刷地就流了出来，她赶紧钻到

汽车里，像只受伤的猫呜咽个不停，这一刻，她知道自己在年届四十的时候成了一个离婚的女人，一纸离婚协议虽然割掉一些戴斌带给她的耻辱，却无法挽回她人生的重挫。

在清水市腐败案的调查过程中，她一直都在按照纪律回避，那一段时间，她似乎感觉纪委的每一位同事看她的眼光都不一样，似乎要在她身上印证每个贪官的妻子都有可能是一个受贿同案的规律。一开始，林燕妮还是很自信的，她对戴斌品性还是清楚的，戴斌不贪财，只是权力的欲望比较重，她相信戴斌在这场腐败案中能坚持过去，所以在清水市委副书记刘子寒被双规后，她还打电话给戴斌，得到戴斌肯定没事的回答后，她那晚睡的很踏实，但是没过多少日子，戴斌被双规的消息传来，令她大吃一惊，随后，纪委领导找她谈话，了解情况，她从未受过这样的委屈，从市长夫人、省纪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角色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审查对象的角色，这是屈辱啊！

而随之而来的那就是羞辱了，戴斌居然有了情人，而贿金的一部分被戴斌寄给了那个情人家里盖房子！说实在话，她可以容忍戴斌在外面有人，但无论如何不能以这种方式暴露出来，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她林燕妮的老公是因为包养情人而受贿，这是对她作为一个妻子的羞辱，她彻底低下了自己曾经十分高傲的头颅，无法面对周围同事同情的目光。

经过省纪委专案组的调查，戴斌的受贿案对她个人没有丝毫的牵连，省纪委的主要领导也找她谈话，让她安心工作，但林燕妮心里很清楚，自己是要离开省纪委了，这样对组织也好，对自己也好，于是她就向领导提出了调出省纪委的要求。省纪委书记冷冰同意了林燕妮的要求，但林燕妮提出调到省妇联的要求他没有同意，他的观点让林燕妮感到了组织上的温暖，他认为，经过事实证明，林燕妮是经得起考验的干部，如果这个时候调离到冷岗位的话有连坐之嫌，在这段时间里叫林燕妮还是要安心工作，等有适合的去向再安排她。

作为一位在省直机关工作的副处级干部，林燕妮还是有着比一般女人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在等待组织安排的期间，她还是挺起胸膛一边上班一边动用所有的关系为戴斌活动，丝毫不受周围同情的眼光影响。但是今天她却有些焦躁，刚刚，戴斌的姐姐戴红梅打给了她电话，质朴的戴红梅先是告诉了戴斌判决的结果，然后告诉她，她在法庭上狠狠打了那个狐狸精。

她也去了，去干什么，那又不是她的男人！林燕妮此刻愤懑的想着，即使要在旁听席上看那个男人受审，那也是自己有那个资格，自己是他儿子的母亲。她有什么资格，是她毁了戴斌、毁了自己的家庭。

晚饭的时候，林燕妮告诉儿子戴晓天，明天去 M 市看守所看他的爸爸。戴晓天立刻以明天约了朋友为由想推脱，林燕妮用筷子把桌子一拍，大声地

说：“我都联系好了，你不去也得去，他就是犯了死罪他还是你老子。”看着发火的林燕妮，戴晓天有些畏惧地点点头。

睡觉之前，林燕妮对着穿衣镜打量着自己的身材，虽然四十一了，她对自己的身材还是比较自信的，虽然不能和年轻人比，但是就这个年纪而言，她还是风韵十足的。对着镜子，她精心的搭配着衣饰，她要打扮好自己，明天，她要让那个使她受到屈辱的男人看看，没有他，她林燕妮会活的更好。

2

法院判决之后，囚车拉着警报将戴斌送回了 M 市的看守所，按照异地关押，异地审理的原则，被移交检察院逮捕后，戴斌一直被羁押在 M 市的看守所里，而不是他曾经担任市长的清水市。

虽然身在狱中，但戴斌毕竟是做过市长的人，看守所的管教干部对戴斌的态度也是自然不错的，不至于呼来喝去，戴斌也明白自己今时今日的身份，见人三分笑，说话之前先喊报告。

M 市看守所建造于八十年代末，到了现在明显的是显得破败了，但有在这里服拘役的犯人打扫，看上去还是很干净整洁的。戴斌受到的待遇明显是优待的，他所住的号房只安排了三个人，目前一个是扒手，很是会观言察色，对戴斌很是恭敬，有的时候戴斌甚至在想是不是特意给他找来这样的人住同一个号房，另一个是乡下人，老实的很，是和邻居为了田地纠纷失手把人家打成重伤进来的。这号房如同军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戴斌因为受贿案审理的时间比较长，在这里待的也是算长的了，已经送走好几拨号友了，刘子寒也是从这里送走的，因为是未决犯，戴斌基本是不允许有什么机会见到别的号房的犯人，但多少能听到一些消息，至少他从一个管教那里知道清水市腐败案中只有他是最后一个被关押在这里的了。

回到了阴暗的号房里，戴斌和两位号友打了个招呼，两个号友也知道戴斌今天是被提出去宣判的，于是就围上来问情况如何。戴斌伸出手正反晃了一晃，那位乡下的汉子张大嘴说，“啊！十年啊！”戴斌点点头，那两个人顿时眼里有些个同情的意味，戴斌笑了笑没说什么，因为自己要被判十年的消息早几天就通过律师会面传给了自己，他自己的心理已经调节过来，再说他早就想等着判决下来离开这个小笼子，监狱虽然是个大笼子，但活动的地方比这里还是大多了，当未决犯的滋味实在是难受。

“铛铛”，铁门被敲响了，门上的小窗户被拉开来，虽然只能看见半张脸，戴斌也看出是管自己这个号房的管教，管教叫了声：“戴斌。”戴斌立刻答道：

“到。”“你出来。”管教一边说一边在外面打开门锁，戴斌按规矩站在门口，另外两个号友则按规距离门远远地站在那里。

进了谈心室，管教递给了戴斌一根香烟说：“戴市长，今天判了吧。”戴斌笑了笑说：“是啊，判了，估计过几天要去农场了，这段时间感谢您的照顾了。”管教笑了笑说：“照顾谈不上，互相的，有的领导进了这里寻死觅活的，有的进来就生病的，摊上了这样的人在自己分管的号房，那可是真麻烦。听说判的是十年，有什么想法没，准备上诉吗？”

戴斌贪婪地吸了一口烟说：“有什么想法？判就判吧，不上诉了。”他扫了扫管教面前的记录本，知道这也是一次例行公事的谈话，接着说：“你放心，我没思想包袱，等着去农场了，哎，能问问，什么时候去啊？”

管教又递了根烟给戴斌，示意他把手里的烟屁股换掉，戴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曾几何时，他抽“软中华”也只抽到一半就扔了，而如今，连个烟屁股都舍不得扔。管教等戴斌抽了一口后说：“大概后天吧，所里有几个一起送去。”戴斌点点头示意知道了，于是就在那里抽着烟过着烟瘾，也不说话了。

看着戴斌有些寂寥的神情，管教想了想问：“家里有人来送吗？”戴斌茫然地摇摇头说：“不知道。”管教犹豫了一下，心想反正都判过了，估计没什么大问题，于是就掏出你的手机递给戴斌说：“要给家里打个电话吗？”戴斌下意识地伸出手，但在触到手机前还是停了下来。打给谁呢，打给林燕妮？离婚了，不再是自己老婆了；打给儿子戴晓天？戴斌也不知道和儿子说什么；打给薛小云？自己都不再是风光无限的市长了，人家还和你有什么关系。瞬间，戴斌突然发现自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男人。

好心的管教发现自己是好心办了坏事，很明显的，戴斌在手机面前的犹豫显示了这一点，于是他也不说话了，把手机放在桌子上，自己拿着报纸翻了起来，随戴斌自己吧。

最终，戴斌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除了家里人，官场上那些个昔日的同僚自己现在也不适合打电话，他们多少也在外面关心过自己，自己目前还没有什么直接的需要向他们求助的，再给人家添什么麻烦会显得自己不知道深浅。

原本心情还不错的戴斌就这样有些寂寥地回到了号房里，这晚，他睡梦里有许多身影在面前晃悠，有儿子戴晓天，有前妻林燕妮，有情人薛小云，还有去世的爹娘……

在梦到爹娘的时候，戴斌眼中含着泪水从睡梦中醒了过来，这是他失去自由之后的第一次哭泣，羞愧的泪水顺着脸庞恣意的流淌。

是夜，同一轮月光下，在M市的一家小旅馆的一个房间里，薛小云正埋



在被窝里伤心的抽泣。

这一年对薛小云来说是人生中最暗淡无光的日子，让她连死的心都有了。

先是情人戴斌被双规，来的十分突然，但也在她的意料之中，自从那次戴斌让她去省城捐掉八十万元的时候，她就有些疑惑，虽然戴斌从来没有告诉她这八十万块钱是怎么来的，又为什么要捐到慈善总会去。但自那以后，见到戴斌的时候总是见他带着一丝隐约的愁容，几次来她租住的房子里的时候，总是有些近乎疯狂的和她的做爱，但发泄之后又沉默不语，女人的敏感让薛小云感觉到戴斌有什么事情老是放不下，但她又不敢问，她怕戴斌嫌她烦。

突然的，戴斌就失去了联系，直到两位自称是省纪委的人在一名警察的陪同下找上门，她才知道戴斌被抓了，“双规”这个词对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在一间密闭的小房间里，负责审问她的一位中年妇女直接问她是不是戴斌的情人，她有些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很显然负责审问的那位妇女带着一种鄙夷的神色，薛小云想说自己是喜欢戴斌才和戴斌在一起的，但现实告诉自己，自己一个东北乡下出来的按摩妹是无法与一位市长以感情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实质意义上自己就是戴斌包养的情人。

薛小云只好回答是，那位中年妇女一副深深鄙夷地哼了一声，低头在纸上把这个“是”字力透纸背的写了上去，薛小云年轻的自尊彻底被击的粉碎。

做别人的情人可以，但在别人这种鄙夷的眼光下认罪般的承认是件极其难堪的事情。

但薛小云一直认为，自己是在知道戴斌以她的名字向她老家父母寄去五万块钱的时候，她才彻底喜欢上这个比她大十九岁的男人。她也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扶着戴斌的胳膊回老家乡下走上一遭，看哪个姐妹敢说俺男人岁数大，俺男人是市长。

其实多年以后薛小云也理不清，当年是因为戴斌在市长位置上令人仰视的气质折服了她，还是用那五万块钱收买了她的心，但她只能确定一点，当年她是喜欢上了他，而不是想当他的情人挣钱。而真正让薛小云为戴斌牵肠挂肚的却实实在在的是那要命的五万块钱。

当那位中年妇女问到戴斌是不是给她家寄了五万块钱的时候，薛小云明白麻烦来了，这五万块钱绝对是害人的五万块钱。

这五万块钱不但害得戴斌被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还害得薛小云从此有家不得归。

当纪委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的时候，检察院的人就找到了薛小云，带着薛小云到她老家核实这个证据并且要追赃。

临近薛小云家的村上时，迷迷糊糊的薛小云清醒了过来，知道自己不能

再和检察院的人一起走下去了，要是真的去了村上，自己也就不用再回来了，她爹没准就会用猎枪轰了她，然后再把那五万块钱盖的房子烧了。她借口小便下了车，一头跪在了车前，打死她也不起来。检察院的同志说，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薛小云从最里面的衣服里掏出一张存折，这是她这些年打工存下的，都是她的血汗钱，除了寄给老家盖房子，给他哥娶老婆，就剩下这几万块钱了。薛小云递给检察院的人说，不够的话，俺打工、卖血都还上，不要去俺家了，你们要去，俺就死你们面前，撞死在你们车子上，你们也别拉俺，现在看住了，俺回去就找根绳子夜里吊死在你们单位门口，反正到了俺家让俺爹俺哥知道自己用当人家小老婆挣的钱盖房子的，俺也活不成了。

其中一个人不信这个邪，这眼看着要到了目的地还来这么一出，就要上来拉薛小云，薛小云在他手未到之前，一头就撞在车头上，血顿时就流了一地。那个不信邪的顿时吓傻了眼。

血流满面的薛小云在和他们达成了君子协定之后才去了医院包扎。

根据协定，检察院去薛小云家核实的时候就说薛小云在外面打工卷了人家的钱走了，核实薛小云有没有寄钱回家，核实了有五万元寄回家之后，检察院看着薛小云家的状况也没指望能还上这钱，掉头就走了。

但就这样说，薛小云也自此不敢回老家，虽然顶着个卷人家钱的名义比做人家小老婆名义好，但薛小云也自此没有脸面见自己爹娘。

不能回家的委屈是一方面，但薛小云婉转的在检察院的人口中知道了戴斌就是因为在那八十万里面动用了这五万块钱才坐实了罪名，她的心情已经不能形容，这个男人为了给自己家寄五万块钱要坐上十年的大牢，薛小云连把命赔给戴斌的心都有。

薛小云躲在被窝里是哭自己的委屈，又为戴斌伤心而哭。

3

第二天清晨，林燕妮就把儿子戴晓天从被窝里拽起来了，母子两个吃了饭就上了路。林燕妮找同学借了部车，自己开，虽然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戴斌已经不是自己丈夫了，但林燕妮还是觉得去看看守所看他的事情多少还是有些丢人的，自己开车去心理上要好多了。

出了城，路两边的景色虽然算不上秀美，但总比每天在城市里的钢筋水泥看上去要舒服许多，但林燕妮却没有心思欣赏。她边开车边想，自己有多长时间没看见戴斌了。自从他被双规，就不许和家人见面，直到专案组调查



结束移交检察院前的那当口，那时候林燕妮要想点办法，找点人，或许能见上一面，但是林燕妮那时刚刚知道戴斌在外面包养了一个叫薛小云的情人，哪里还想见他，一门心思就想着离婚了。检察院逮捕了戴斌后，作为未决犯，戴斌是不许见家属的，那又没得见了，就连离婚协议也是让律师带进去给签的。

林燕妮算了算，足足有将近一年时间没见过他了，也不知道这死男人现在成什么样了，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养尊处优的，现在坐牢了，能熬得下来不？想着、想着，林燕妮不自觉地“呸”了一声，心里骂自己没出息，都已经离婚了，还管他干什么，从此已经是陌路之人了。

她转眼看看坐在副驾驶的儿子，即将上大学的儿子已经长成个大男人的样子了，正一脸深沉，一言不发地看着外面。林燕妮看着儿子心里不由得一酸，两颗清泪就流了下来，赶紧趁儿子不注意用纸巾擦掉。

人生路上极其重要的高考，父亲却在看守所里，对儿子是多大的打击，林燕妮想想又难过，不禁在心里又把戴斌给骂了个够。不过骂归骂，林燕妮还是想让儿子见见戴斌，离婚也好，坐牢也好，毕竟还是父子。以前不觉得，前几年陪着戴斌送走了他的父母，自己也送走了母亲，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感觉林燕妮从戴斌和自己身上有着深切的体会，自己与戴斌离婚，不能因此断了他们的父子之情。

戴斌根本没有想到林燕妮会带着儿子来看她，就凭这一点，他进了会见室，第一眼谁都没看，看着自己的前妻，很真诚地说了声：“谢谢。”

林燕妮扫了一眼戴斌，清瘦清瘦，腰似乎躬了些，虽然人看上去还精神，但还是不可避免的显老了不少。她能看得出来戴斌道谢的诚意，但也是这一声“谢谢”提醒了她，两个人现在已是陌路。她没搭话，拉着戴斌的姐姐戴红梅对站在一边的管教说：“让他们父子两个单独待一小会好吗？”

管教还是比较爽快的，因为看守所所长已经打过招呼，尽量给省纪委的林主任方便，于是就点点头同意了，反正在外面也能监视着。

戴晓天也不说话，看了一眼隔着铁栏杆的戴斌之后就一直把头低着。戴斌叹了口气，他也怪不上儿子，现在这做爸爸的算是给他丢脸了，想了想说：“快开学了吧？”戴晓天一抬头，挑衅地看着戴斌说：“是啊，是要开学了，戴市长还能派车送我去吗？”

听儿子这么一说，戴斌唰的脸就灰了，他想发火，那份火气刚提到胸口旋即就凉了下去，儿子戴晓天已经站起来掉头出了会见室。

过了一会儿，姐姐戴红梅拉着戴晓天进来了，林燕妮也进来了。戴晓天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看着地下，戴红梅在侄子耳边说着话劝着。

林燕妮走近隔离的栏杆，从包里拿出一张存折，那上面存着五万块钱，

是在离婚协议里写着分给戴斌的。林燕妮说：“这是你的五万块钱，你收下吧。”戴斌苦笑着摇摇头说：“你看我在这里，需要钱吗？把钱给小天用吧。”林燕妮说：“儿子是跟我的，他需要用钱我有。”戴斌说：“先放你那吧！”但林燕妮丝毫没有把存折收起来的迹象。

“对、对，你先帮他保管着。”戴红梅赶紧走过来说。她用乡下妇人的智慧赶紧打圆场，在她心里还是为自己弟弟能留下哪怕一丝复合的机会而盘算。说完，她就拉着戴晓天出了会见室，要创造个单独说话的机会给戴斌和林燕妮。

会见室就剩下戴斌和林燕妮两个隔着栏杆对视着，戴斌先说话了：“谢谢你，燕妮，小天高考这段日子辛苦你了。”

本来林燕妮对这道谢的话是受之有理的，但长时间与戴斌夫妻间不自觉的对抗让她不是礼貌的对答，反而是很冲地说：“戴斌，请叫我林燕妮，记住，我们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

戴斌显得有些尴尬地说：“是是，还没习惯改口。”林燕妮话出口之后有些后悔，于是就说：“今天一是把钱送来给你，还有你以前的衣服也送来给你；二是让小天来看看你，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们一会儿就走了。”说着，林燕妮看看手中的存折又说：“这样吧，我先替你保管着，要真有什么事情，就通知我，至少你是小天的爸爸。”

戴斌刚刚因为戴晓天而消极的心情略微有些平静了，他淡定地点头说：“谢谢你，林燕妮，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了，我让你和孩子丢脸了，希望你不要受我的影响。”

林燕妮板着脸出去了，只见戴红梅拎着两个大袋子进来了，对戴斌说：“小弟，这里面是被子，要是里面冷，就加上啊，这里面是棉衣，别嫌难看，冷了就穿。”说完，手从栏杆里伸进去，触摸着戴斌瘦削的脸哭着说：“小弟啊，你咋能这样了，姐岁数也大了，家里事也多，不定有多少时间去看你，自己要保重啊，错了就错了，争取早点出来啊。”

在自小溺爱自己的姐姐面前，戴斌再也伪装不出来那种淡定和坚强，哭了出来，朝姐姐点着头。

一墙之隔，林燕妮用手帕捂住嘴抽泣着，他凭什么，凭什么，在外面有人，对我连一声对不起都没有，活该他坐牢，坐一辈子都不要出来！林燕妮心里对戴斌诅咒着。

儿子、姐姐、前妻离开许久之后，戴斌才在管教干部的催促下清点了带来的衣物后回了号房。

这一次的会见，犹如一缕热水浇在戴斌一直故作坚强的心上，坐在号房里每一次回忆那短短的见面时每一个情节，戴斌的心终于彻底的湿润，放下



那脸上一直保持的微笑和矜持，抱着头在那里放声大哭。

隔着铁栏杆与儿子见面是一种惩罚，而儿子戴晓天那刺耳的话时刻在耳边回荡，谁都不愿有一个囚犯做自己的父亲，特别是儿子在官宦门第长大，这其中的打击对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是难以承受的，自己也无颜要求儿子对自己和颜悦色，戴斌只能期待自己判刑的事实对儿子未来的生活没有更大的伤害，否则儿子与自己之间将越行越远。

林燕妮瘦了，戴斌明显地感觉到她脸上的线条不再如往昔圆润柔和，有些刚硬，能想象出她承受的打击有多大。虽然戴斌对林燕妮的感情在多年前已消失，所以当初在签离婚协议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同时也存着不拖累她的想法。但这人现在真真切切的站在他面前告诉他已不再是他的女人，戴斌心里多少有着怅然若失的感觉，有些东西直到失去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的价值，女人也是一样，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懂得这个道理未必就依着去做。戴斌知道自己今后与林燕妮之间唯一的牵扯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儿子，他们之间的决绝是很难回头的，至少现实摆在这里，自己是一个犯人，而她依旧是省纪委的处级干部，两人之间的距离已经很远很远。

姐姐戴红梅对自己的溺爱从小自己就习以为常，一个乡下的妇女能抛开家里事务到这里来看自己，戴斌已经很满足了，无论当时在省财政厅还是在清水市当市长，这个姐姐从未给自己找过一点麻烦，她把自己当做戴家的骄傲，不想给自己一点拖累，这下倒好，戴家的骄傲如今成了戴家的耻辱，两个哥哥一个都没来，让戴斌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两个号友都没有去打搅戴斌，默默地看着戴斌号啕大哭，而后老僧入定般的呆滞，把午饭放在他面前，然后再拿走。

到了下午的时候，戴斌终于恢复过来，又如往常一般的平静。能够从一个农家青年成长为一位地级市的市长，戴斌的心智是极为成熟的，对于不可挽留的东西，在尽一切努力之后仍然不能挽回，那就认清现实。自己将要面对的是十年的牢狱，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提前走出监狱的大门，就如当年自己整理行李到省城上大学一般，当时他的方向就是出去混个人模狗样的，绝不会再回农村。

送晚饭的时候，戴斌叫住了值班的管教，提出要纸和笔写信，管教并不愿意，戴斌说你可以请示一下领导，省纪委交代过的，自己可以写封信给组织上。管教只好请示了看守所长，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将戴斌带出号房到了值班室让他写信。

戴斌提笔第一句就遇到了问题，是不是用敬爱的组织这个称谓，可自己已经被开除党籍，想到这里，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学三年级他就入了党，是有了组织的人，多年以来，组织一直是挂在嘴边，每一次的升迁和成长，